



## 引子 牧犬乐园

回到了牧场——耐力和体质——新的考验

重新上任的黑头坚决地把懒狗黄胖从它的哨位里赶走了，让白娃住了进去。白娃就是白丑。场长见到它的第一眼就这么叫它，后来大伙儿就拿“白娃”当它的名字。

黄胖当然不服。它总是趁黑头不在哨位时去威胁白娃，想夺回自己的地窝子。轮月值夜的牧工瘦子老丁也支持黄胖。他宁可花一个晚上为白娃另挖一个哨位，也要维护原有的秩序。

可是黑头有那么容易改变主意吗？于是黄胖只得一次又一次地哀哀哭叫着逃走。黑头打跑了它，又让白娃住了进去。

“不行，我得让黑头知道这儿是谁说了算！”瘦子老丁说。他是一个固执的人，而且从来都喜欢以动物的“主人”自居。“要是我不能教这家伙学会服从，再这么下去，



它该爬到我头上拉屎了！”

“在这档子事上你还是听它的好。”林达他爹老林劝老丁，“黑头好认死理儿，你拗不过它的。再说，黄胖贪玩好睡，守这哨位也不称职。让那懒东西去守公牛吧。”

“它不称职？莫非那个短腿丑怪还能比黄胖强？”

“很难说。”老林打量着白娃说，“不过既然黑头这么看重它，一定有它的道理。我宁可相信黑头的眼光。”

老丁却不肯让步。他抄起一根竹棍，先把白娃从那儿赶出，再将黄胖押送过去。

嗷！嗷嗷！白娃抗议。

“嗷什么嗷？”老丁抽了它一棍子，“到这儿就得守规矩。”

白娃叫得更厉害了。老丁又扬起了竹棍，可这棍子扬到身后却再也拽不过来——黑头在后面把棍子咬住了。

老丁涨红了脸使劲往回抽，黑头突然松了口，让他差点儿闪了腰。

黄胖见状赶紧溜了，白娃又钻回地窝子，黑头挡在它的前面，护卫着它。

老丁看着黑头肥壮的身躯和凶狠的眼神，没敢再坚持。

可第二天出牧时又闹了一场。



狗食里多出了一块羊排骨，老丁顺手扔到了黄胖的盘子里。

黑头当着他的面就把那块羊排骨叼了过来。

盘中夺食，是绝对不允许的，牧犬们从小就在棍棒下懂得了这条纪律。

“放下，黑头，放下！”老丁用棍子指着它厉声喝道。

黑头看了看棍子，把那块羊排骨放进了白娃的食盘。

“哟，你敢反抗？叼回去，去！”老丁扬起棍子，却没敢往下打，就那么呆住了——

黑头摆出了进攻的姿势！

白娃在它的保护下，把那块酥脆的羊排骨啃得咩吧响。

“你看，它懂得用这种方式来回报你的不公平对待。”老林息事宁人地接过竹棍，轻轻地抽了黑头一下。黑头回到了自己的食盘边。“瞧，它也知道自己做错过火了。”

“这狗东西准是在外头染了狂犬病，”老丁心有余悸地从老林手里拿过棍子收了起来，“我敢打赌！”

“瞎说！它只是想告诉你，它干得没错！”

这会儿黑头狼吞虎咽地吃完了自己的那一份。老林向空中打了个响鞭，这是催促牧犬出牧的信号。



黑头白娃混在牧犬群中兴奋地嗷嗷直叫。大伙儿争先恐后地挤开了老丁，追向拥出栏舍的牛羊……

黑头跑得有些吃力。它病了吗？

原来是小洋楼里吃喝玩乐长出的脂肪，还有腹部和腿股间那沉重的赘肉妨碍了它。这些累赘在它陪白娃长途奔走时还不怎么碍事；在它凭体力就能取胜的搏斗中，也没有多大影响。可一旦回归牧场，长时间的劳动和不间断的跑跳，立刻让它显出了超负荷的狼狈。当它在牧犬们煞有介事的一场追猎游戏中落到了中间，而且身后只剩下黄胖和白娃时，黑头感到了耻辱。

更恼火的是，回牧场才几天，它已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疲劳和困倦之中。它总想找机会坐下来，打个盹儿。它对牧工吆喝牧犬去驱赶牛羊的口令产生了畏惧……而在过去，牧工的口令对它来说如同强心针和兴奋剂！

接下来，它周身的关节和肌肉开始疼痛。尤其是到了夜间，那种痛楚更加令它难受。它习惯于像过去那样起来侦察风吹草动，但胀痛不堪的肢体却使它不想动弹。待它勉强支撑着跑出哨位时，连它最瞧不起的黄胖也大叫着追过来了。

白娃蹲在一边，似乎在等候它的决定。

黑头便振作起来，领着白娃走出去。但它们走的是



另一个方向。臀部肌肉此时像被棍子打过似的，每走一步都引发剧烈的疼痛。

它不明白，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。

天性要强的它决不能容忍自己落后于任何一条牧犬。它忍痛迈开大步，绕着场部跑了个大圈。白娃也跟在后面跑起来。

酸痛好像减轻了。它把再也跑不动的白娃撵回哨位，又跑了两圈。

两圈下来，黑头觉得酸痛感消失了。可第二天出牧时，它发现四肢又酸痛得无法奔跑了。没办法，它只好拖着僵硬的四肢勉强走向草场。

“黑头病了！”有个小伙子喊道，“要不要送它去看兽医？”

老林跑了过来，捧起狗头看了看舌苔，然后是鼻尖、耳郭和爪底，看完了就揽过大狗，给它做了一次全身拿捏。

老林拿捏得很重，不像花匠那样让黑头舒服得昏昏欲睡，反倒像是给它身上扎针。黑头被捏得时而剧痛，时而又像遭电击似的发麻。

“忍着，别动！”老林像是在对人说话一样，“好样儿的！来，再来一下……再一下……这边……你知道吗？你

在外边吃胖了，懒笨了，肌肉都转化成脂肪啦……爪



子——把爪子伸给我！”

黑头听话地伸出爪子，它能懂的只有这一句。

立刻，它的前肢也经受了一次电击般的酸麻胀痛……

如此这般折腾了一番之后，老林拍拍它的后脑勺：“好了，现在去跑去跳吧！”说完，推了它一把。

黑头顺着那股劲儿跑了出去。感觉好多了！它汪汪叫着，追向远去的牧犬。

一连好多天，老林都轮番给黑头和白娃做这样的治疗。每次治疗后，黑头都会自动加大运动量，于是到夜间它依旧得忍受肌肉和关节的胀痛，但它已经不在乎了。凭经验，它明白那些酸胀能促使它臃肿的身体凝缩，恢复以往的结实。一两个月后，酸胀感渐渐减轻，最后彻底消失。

于是，黑头更加狂热地投入到所有的追猎游戏中，圈牛拦羊也格外卖力。闲下来它还找霍克比武。白娃对它崇拜得五体投地，永远无条件地追随它，不管是正经事，还是胡闹，都跟它一样投入十二万分的热情。

牧场并非永远风平浪静。不久，白娃就见识了一场真正的战斗。



入侵者是一老一少两条大狼。它们好像不是来自老瘸狼的团伙，因为它们不仅对牧犬毫无提防，而且几乎不认识路，全凭嗅觉指引，就莽莽撞撞地靠近了场部的大羊圈。

或许，我们应该把它们看作是另一个狼群派出的侦察兵。

这两名侦察兵选择在这个狂风呼啸的夜晚前来侦察，看得出，它们并不缺乏战斗经验，尤其是那头老狼。它们从下风口侵入牧场。只要风声略小，它们就会停下，匍匐在草丛中，耐心地等待下一轮强风。

风从对面送来的信息，使它们对牧场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。它们找准了羊圈的位置，没绕一点儿弯路，就直奔那个盛满活肉的大餐厅。

牛羊的气息中混杂着狗的体臭。没有听到犬吠，这使老狼很放心。经验告诉它，狗这种东西一旦发觉了异常情况，第一反应便是狂叫报警。眼下，狗没叫，说明它们毫无察觉。

于是两条狼依旧顶着风朝选定的目标进发。

但是，它们不知道，迎面而来的风也把它们的体味暴露给了别的跟踪者——

恢复了夜巡习惯的黑头，在领着白娃奔走时发现了这两个不速之客。同样，它们利用风声，神不知鬼不觉地



从后面盯上了这两条狼。

以黑头的个性，它早就该向这两条狼发起攻击了，但身边的白娃却迫使它一再放弃战机。它担心狼咬伤它的短腿伙伴。

于是，它继续跟踪。它要等这两条狼接近其他牧犬的哨位时再发动进攻，那样一来，被牧犬们缠住的狼至少不会对白娃构成威胁。

风小了些，前面的狼又停止了前进。

黑头也跟着蹲伏，白娃紧挨着它……不对啊，白娃……白娃哪里去了？

它急忙跳起身朝四面观望，夜风把白娃的体臭连同狼味儿一起送过来。糟啦，那傻瓜竟自作主张抄到了前面，挡住了狼的去路！

嗷！黑暗中突然冒出的大白脸把两只狼吓愣了。

汪汪！汪！黑头急于把狼的注意力引过来。

两条狼权衡了一秒钟，大约觉得黑脸没有大白脸那么恐怖，便掉头朝这边奔来。

白娃嗷呜嗷呜地叫着，兴奋不已地追赶着；别的牧犬被惊醒，也纷纷跳出各自的哨位。

这当儿两条狼跑到了黑头跟前。黑头让开了那个鲁莽的狼小伙，把老狼撞下路坎，再扭过身子，从后面扑倒了狼小伙。



老狼翻身爬起，从侧后发起攻击，又被早有准备的黑头掼了个跟头，跟紧追上来的白娃打了个照面。

白娃咧开横阔的大嘴，啥也没咬着，倒把老狼吓了个半死。

汪汪汪汪！牧犬们争先恐后地拥上来。

两条狼斗志顿失，仓皇逃命。

“别追了——回来——”值夜的牧工大声喊道。好久没干过真仗的牧犬们哪里舍得就此放弃，大伙儿争先恐后，把狼赶上山坡，又追了好远，才在白娃的带领下收兵回营。

落在后面的白娃冲着山林嗷嗷了好久。

后来，这群狼又派来了另外的侦察兵，可它们刚接近牧场就被牧犬们发现了，那些狼一无所获，逃回了大山。狼虽然瞧不起牧犬，但它们知道这些被驯化了的同宗兄弟背后有万能的人，它们犯不上得罪人类。再说，牧犬中也真有令它们胆寒的好手，清醒而明智的狼绝不轻易卷入一场可能失败的战斗。

狼如此精明，牧犬的生活因此变得单调乏味。没有了战斗，失去了立功的机会，它们变得像守门看院的农家狗那样平庸无奇，这对牧犬中的优秀分子来说，确实难以忍受。



它们只得不断地发起虚拟的战争。

牧工们并不制止它们的胡闹，因为这不仅是牧犬的自娱自乐和自我训练，也是对周围那些食肉猛兽的威慑。倘无牧犬的喧闹，牧场这么巨大的“肉类仓库”岂不是会让那些野兽时常惦记？

短腿的白娃总是落在最后边，但它参与战斗的积极性却使牧工们感到惊讶。从外形看，这该是一条养尊处优的宠物狗啊，可它居然也能吃苦耐劳……

他们不知道白娃从小就被人偷走，在马戏班受过半年的训练和折磨。若不是这样，它早在追随黑头寻找牧场的途中就给累死了。

牧犬们相聚时喜欢干仗。它们可不管白娃是什么高贵出身，一对阵便毫不留情地攻击白娃身上的要害。

为了自卫，白娃必须学会牧犬的战术。

这种自发的训练极为有效。没多久，白娃也由“疏松型”变成了“紧凑型”，它瘦了，看上去也高了不少。现在，人们很难看到它懒洋洋的瞌睡状态了，相反，它似乎比黑头更好动。很多时候，它都成了一场打斗或竞走的发起者。它对草场上飞蹿而过的耗子和野兔也特别感兴趣。它不吃耗子，但当它的机敏程度发展到能逮到那些逃奔的耗子时，它就常常把耗子送到牧工面前，庄严地放下，然后坐在一边。直到牧工赞许地拍拍它的脑袋，它



才兴奋地摇摇尾巴追向伙伴。

这行为跟老猫八斤倒有些相似。可谁都知道，白娃不光没跟八斤学过“手艺”，连见面的机会都很少。它这套是从哪儿学来的呢？

如此难题，恐怕它最亲密的伙伴黑头都回答不上来。黑头偶尔也帮它拦截耗子，但对抓耗子却不怎么热心。在黑头眼里，白娃逮耗子的行为大概只能归入小狗娃的小打小闹。

黑头向往的是大战。

即使对手是充当假想敌的牧犬伙伴，甚至虚拟的狼和老豹，也比猫似的抓抓耗子要有劲得多。

当肌腱和关节在长时间奔跑、战斗之后再觉察不到丝毫酸胀，牧场上的工作以及自觉自愿的巡夜，在黑头眼里一律又变成了游戏，而真正的游戏则变得无比轻松。无论是干仗还是游泳、追逐，它都能明显感觉到伙伴们的体力减退了、速度减慢了。它不明白这是因为自己的体力在突飞猛进。直到有一天，它一个不经意的冲撞就让体力出众的牧犬黑熊摔出老远，内疚不已的黑头才知道自己该悠着点儿，别冒冒失失伤害了同伴。

以后，无论玩什么，只要带点儿对抗性，黑头都要留一手，轻易不会使出全力。

此时的黑头已达到它体能上的顶峰。它像一只上得



紧紧的强大发条，饱蓄能量，时刻保持着最佳的战备状态。风中的一丝血腥、地面的一道爪痕，都会在它的眼眶深处激起一道电光，激发它的战斗意识。每当这种时候，黑头就一反顽童似的调皮捣蛋，变得沉静、严肃，犹如置身于两军对垒阵地前沿的勇士。

可惜，眼下牧场几乎没有战事，它的体力总不能尽情消耗，最后只能无可奈何地转化为筋肉，不断地强化它的体质。

放了暑假的男孩子们在牧场上掀起了欢乐的浪潮，暑假便也成了牧犬们的狂欢节。黑头的体重在这狂欢的两个月内锐减到 27 公斤，它的身上再也没有一块赘肉。它不知道疲劳，甚至不在乎冷热，仿佛一台精钢打造的机器，只要“燃料”源源不绝，它就能无止无休地工作下去。

让黑头最高兴的是林达邀它去过一回云帽子山。它不知道林达要去干什么，它只关注那些曾经威胁过畜群的东西：狼或者灰灰。然而，一整天的搜索，它没有找到一丁点儿与这两者有关的蛛丝马迹。狼迹消逝的山林如今成了啮齿类小兽和鼬科动物的乐园，獐子、鹿子、野猪和山牛偶尔也来光顾，但这些动物都不会侵扰牧场的安宁，黑头对它们便毫无兴趣了。



最热的日子里黑头开始换毛，换毛后的它更显得健壮、精神。白娃也换毛，但它换得很不均匀，头颈和尾巴原封不动，腰背处却露出了粉红色的皮肤，这使它很苦恼，因为蚊子和牛虻有了可乘之机。

它只好一有空就往水里蹦。

黑头每次都陪着它。水性本来就不错的白娃跟黑头学会了深潜。

白娃对潜入水中追逐鱼儿的游戏十分着迷。

林达他们这些业余牧工下河游泳，总喜欢把它们两个和海豹都叫去，好随时来一场人狗大赛。他们最喜欢跟狗比赛深潜。比赛一般在单人单狗间进行。担任裁判的男孩拾起一块石子抛下水，然后，大喊一、二、三——人和狗同时入水，谁拾回石子谁获胜。

这天，跟白娃比赛的小山子刚入水就蹿上来了。“水鬼，水鬼！”小山子大声叫着，脸色苍白地往岸边游，“要不是白娃，差点儿……”

林达他们谁也不信。青天白日的，哪儿来什么水鬼呀！准是小山子害怕了，瞎编的。

“不信，问白娃！”小山子爬上了岸。

白娃也浮出水面游上了岸。可谁能从它那儿问出什么来？大伙儿都笑了，小山子急得要哭。但他很快就不哭而且大伙儿也不笑了——把小山子拉上岸后，林达从他



的脚踝处发现了一道细细的、深深的爪痕，红得发紫，看得出，那“水鬼”劲儿不小！

有人叫来了小山子他爹。他爹看了看儿子脚上的爪痕，一口咬定是水獭干的。据他说，有种大水獭爱啃破人的脚动脉，又惯会偷袭，弄不好，游泳好手都干不过它！

这么一说，谁也不敢下河湾游泳啦。余下的小半个暑假，牧场的小学生们彻底失去了下河游泳所带来的快乐。

只有牧犬们不在乎，尤其是白娃。它在水里追赶过那只大水獭，那东西一见它就跑，有啥可怕的。有一次，黑头它们在傍水的那株大柳树下见到了那只水獭，几条牧犬大叫着追过去，可没等它们追到跟前，大水獭就扑通一声下了水。

黑头白娃紧跟着跳下去，找了好久，却连水獭的影子也没看到。

再往上游，河湾水最深处是一堵石壁，石壁半腰有个暗洞，黑乎乎的，像水怪的大嘴。到那儿探头探脑侦察过几回后，白娃觉得那应该是水獭的老窝。

有一天，它冒冒失失地钻了进去。

黑头连忙跟上。

谁知里面根本没有水獭的踪迹，而且又深又黑，让猝然潜入的两条狗摸不清方向。



经过一番几乎令它们窒息的挣扎之后，它们总算游了出来，但随即就觉得不对劲——它们仍在石洞里，不过这是石洞的另一部分，这一部分不属于水的世界。这儿有风，又高又远的地方透着一丝微光。

两条狗好奇地迎着微光跑去。

石洞曲曲折折，时大时小。它们跑了好久，挤过一段窄小的“咽喉”后，前方豁然开朗，刺眼的亮光突然占据了整个视野——它们看到了洞外的阳光。

这一边的洞口大得像房间，它的外面竟是离场部不算很远的一座乱石岗子。

黑头跑出去看了看，又急急跑回了石洞。

它听到一阵来历不明的喘息声。

它领着白娃循着声音找去。

石壁上嵌着一扇关公牛的那种铁栅门。铁栅门将洞内一个凹陷的小洞与大洞隔开，里面关的却不是牛，而是一条不太大的黑狗。

乍见同类，被囚禁的黑狗显得异常激动，它扑着跳着，狠劲摇撼铁栅门，想从里面冲出来。

黑头不明白这条狗干吗被关着，它也从外面撞响了铁栅门。白娃当然不甘落后，但铁栅门特别牢实，三条狗折腾了好久，也没将它挪动半分。

黑狗又冲动地啃咬铁栏杆。



黑头跟它碰碰鼻子以示安慰，不料那家伙却张口咬来，黑头鼻尖被咬破一道小口子。幸亏它缩得快，又有铁栏杆挡着，要不然，那怪僻的家伙准会把它的鼻子咬下来！

白娃便冲那不知好歹的黑狗叫了几声，黑狗也隔着栏杆恶声相对。此时，黑头脑瓜里忽然闪过了灰灰的影子——囚禁在陷阱里的灰灰也是这德行！

不过，这家伙被牢固的铁栅门囚着，不能像灰灰一样跑出去作恶。别理它得了。

噉！黑头招呼白娃一起离开了。

跑到了阳光下，还能听到那疯狗在囚牢里破口大骂。

这东西爱嚎，同样凶恶的灰灰却那样沉闷。

灰灰……它怎么样了？



## 一 寂静的山林

与山林飞侠的较量——狭路相逢——失去对手

灰灰遇上麻烦了。

给它带来麻烦的是一只云豹。这豹子跟它可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。

初次见面，云豹就给了灰灰一个下马威。那是春天的一个傍晚，灰灰追踪一只大野兔来到一片林间空地，正要发起进攻，忽然，树上飘落一样东西……

野兔一声惨叫，被那东西叼上了树。

灰灰这才看清抢走猎物的是一只似猫似豹的大家伙。它叼着野兔，用绿莹莹的眼睛狠狠地瞪了灰灰一眼，便嗖地蹿入浓密的树冠，霎时不知去向。

灰灰愣怔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。无疑，这又是一个劲敌！尽管云豹的个头儿几乎比它矮小一半，但那闪电般的机敏灵活却令灰灰自愧弗如。